# 宋元學案

# 宋元學案卷七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 滄州諸儒學案下

宏齋門人　劉李三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 忠敏趙先生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忠肅公方子與弟忠靖葵俱有大志少從鄭清之卒子才學從父軍中嘉定間嘗與忠靖殲金人于高頭累官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屢立戰功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

副使後爲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卒謚忠敏參姓譜

忠靖趙厲齋先生葵

趙葵字南仲忠敏弟也以功累官知滁州度李全必叛乃聚兵爲戰守計及全寇揚州先生率衆與戰出奇破之斬全以歸淳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潭州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先生有英武之才累立大勳朝廷倚之爲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謚忠靖子溍同上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與兄范俱有志事功父方器之聘鄭清之令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是先生固李敬子弟子也

方進雲先生暹別見勉齋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見上晦翁門人

進士許先生應庚別見雙峯學案

槎溪門人

提刑鄒先生應博

鄒應博泰寧人受學于廖槎溪開禧初登第寶慶中監行在都進院奏對謂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人心者如飲食男女好樂忿懥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以爲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還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于檢防之中也嘗知婺州蘇州提點江南西路刑獄爲眞西山所薦云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果齋門人

淸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縣令葉先生采

葉采建安人安仁令子是之仲子也鄉貢進士壻于李公晦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 參眞文忠集

梓材謹案學案原底于葉平巖傳云初事節齋後事方子方子卽公晦蓋宋有兩葉采事節齋者平巖事公晦者先生因同名而誤及之耳又案先生嘗爲昌化宰見胡石塘所作陳孝子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毅齋門人

祕書王厚卿先生世傑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官祕書丞初徐文清公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于考亭而先生則有得于文清者也 參黃文獻集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除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宦官陳恂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先生擬曰優異內官寵賚節鉞雖出于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于公論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論圩田衆莫敢決先生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柰何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訟邪毅然決之時議括兩淮浮鹽先生謂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

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切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先生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遂斥去予祠參王華川集

雲濠謹案王忠文嘗序先生左司集云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又從四明絜齋袁公遊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其予祠也家居十年以卒又稱先生爲厲志先生厲志一作勵志

## 棐通齋先生由庚

棐由庚字成甫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文清倡明朱子之學先生執經從之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與金華何北山王魯齋辯析理學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必求眞是之歸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若纓蔽于文字閒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

以爲名言學者稱通齋先生

鄉貢朱先生中

朱中義烏人徐文淸弟子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 補

雲濠謹案先生朱鄉貢進士爲文淸高第弟子見朱潛溪所銘先生孫希軒墓碣

雲莊家學

知州劉靜齋先生垕

劉垕字伯醇建陽人雲莊之子自號靜齋補承務郎知江寧縣辟制置司幕官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以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 參姓譜

雲莊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允夫門人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見上晦庵門人

元善門人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蒙谷門人

文忠江古心先生萬里父爆附門人陳偉器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爆始業儒先生少神儁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以舍選出身歷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禮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

侍御史未及拜先生器望淸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
厚既而坐騰謗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奮辨其非辜于帝
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歷遷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
讀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陸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知福州兼福建
安撫使度宗卽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先生始
雖俛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
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卽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
留之先生以身捄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
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
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

道不能對先生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
失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先生四丐祠不俟報出關加資政
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丐祠後二年知太平
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
郡公旣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
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
予祠時咸淳九年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先生隱
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始先生聞襄樊失
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
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
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先生竟赴止水死

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林子武門人

古心學侶

縣令劉月澗先生南甫附從子由聖

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吉水人年十七以治尚書擢嘉熙二年進士第爲縣安遠能去淫祠人稱神明警敏絕倫最爲江丞相萬里所重歐陽巽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其學傳于從子口口字由聖號方壺先生參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吉水縣志載先生嘗講學白鷺書院書院爲江丞相所創則先生本古心學侶也

竹隱家學

知州傅先生壅

傳壅字仲珍忠儞之子慶元中登第知崇安縣創均惠倉增學田立義冢邑人爲立祠用課最歷大理寺丞審冤獄得實卿以下患之臺諫劾罷旋以獄直知南劒州改漳州先是忠儞兄弟相繼守漳先生治如其父邦人安之徙撫州以都官郎召未至卒

徵猷傅先生康

傅康字仲良忠儞之子以父任知古田縣猾胥匿簿書賦入日少先生籍其家出所匿復得實邑計以饒爲司農寺丞知汀州時兄仲珍守漳其父往來就養鄉人榮之徙南劒發奸摘伏吏不敢欺累進司農少卿兼左司諫練熟典章上甚材之晚知袁州直徵猷閣致仕

性善門人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之門朱子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葉度之門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母憂以廬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庵縣嶺山每進晝秋必固辭歷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

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其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于赤城桐柏之間不廢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于聖世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于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于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彗出于柳先生應詔上封事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時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

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卻藥曰使我淸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諡文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星渚見車玉峯所作台州新鐫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北山家學

忠肅陳先生韡別見水心學案

復齋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 見下瓜山門人

蒙齋門人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家學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門人

董復齋先生琮

程古山先生正則 並見介軒學案

連塘門人

進士陽字溪先生枋

陽枋號字溪稱大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先生銅梁人淳祐中進士見四川總志又案大
陽五世孫有撰玉井易說者佚其名

陽存齋先生昷

陽昷號存齋稱小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大小陽先生及韓禮部傳原與靜淸同卷爲四
明朱門學案之一謝山改定爲靜淸學案靜淸以上併入
是卷

遠庵家學

方先生丕父 別見勉齋學案

二竇門人

衛先生炳

衛炳字晦仲句容人也從二竇兄弟遊不爲今學而爲古學落
落不苟二竇嘗介之以見漫塘稱其氣肅而言質空谷足音顧

早卒君子惜之補

靜一門人

衛先生翼

衛翼字翼之句容人從湯靜一遊即晦仲從兄弟也漫塘稱其有遠韻補

玉峯門人

知軍江先生塡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瓜山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

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初遊淮浙徧參諸老已而從陳師復潘謙之二子遊及二子卒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而請田于官以祀之

讀約聚講如二子規約由是學者皆就正于先生郡守推入尊德堂以繼劉彌卲又辟充湓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所著有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

蘇先生國台

蘇國台仙遊人辰州守權子從潘柄講學補

溪齋門人

趙省之先生雷

趙雷字省之縉雲人滕溪齋弟子參儒林宗派

德章家學

縣令滕萬菊先生鉛

滕鉛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爲安仁令所得所授學

有源委注尙書行于世參姓譜

## 洞源門人

### 黃先生輔 別見勉齋學案

### 監稅李先生仁屋

李仁屋字載叔德興人也直煥章閣駿之子官鎭江郡稅院監從胡伯量學二十八歲而卒漫塘劉文淸公志其墓曰載叔來金壇伯量與偕載叔出語稍易衆事稍偏伯量必正色折之載叔斂衽謝惟謹平生所見後生敬事師友未有如載叔者伯量去人謂載叔稍自適矣載叔對曰方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酌輒醉醉而安寢恃以無失及先生去吾飲不醉然其寐也憂其不能無失吾敢以離羣索居爲樂也哉其初至金壇得一室蕭

寺中僅容兩几㢝無繼粟庖無繼肉人謂當重不堪而載叔不之戚也比憲檄下令入幕載叔反以侵官出位爲戒遲回久之求益于其友則載叔之死豈徒李氏失一佳子弟哉（補）

歐陽家學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淡軒門人

運判孟先生溭（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信齋門人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堯卿門人

鄉舉陳先生思謙

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嘗魁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喜之因語其門人李唐咨以女妻焉

至之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攜堂門人

王立齋先生侃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吉甫家學

侍郎孫先生願質附子璹

孫願質鄞縣人吉甫次子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

部侍郎子璹字壽朋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兵至母子俱蹈難死丞相葉夢鼎尚書王應麟嘗以文章薦之參至正四明志

履之家學

劉先生子玠別見勉齋學案

克齋門人

忠愍徐先生元杰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子是家學

縣令葉先生釆見上果齋門人

尚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晦翁再傳

簽判邛行可先生富國

邛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人簽判端陽所著有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雲濠案道南源委云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修云登淳祐進士又易學說約發明朱子宗旨宋亡先生高蹈不仕

庸齋家學劉李四傳

知府趙氷壺先生湣

趙湣字元晉號氷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著有養疴漫筆一卷參四庫書目提要

葉氏門人

陳玉巖先生天澤

陳天澤字澤民一字玉巖昌化人葉采弟子

晉卿門人

石蟠松先生一鰲

石一鰲字晉卿義烏人祕書丞王世傑弟子雲濠案黃晉卿表先生墓云少受業于王君若訥既又從祕丞遊世傑則徐文淸弟子也覃思于易所著有周易互言總論十卷補

梓材謹案先生號蟠松見王海日許氏四傳堂記

靜齋家學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別見九峯學案

主簿劉希泌先生應李

劉應李字希泌雲莊弟炳之孫也初名棨登咸淳進士調建陽

主簿入元不仕退與熊勿軒胡庭芳講道于洪源山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于莒潭聚徒講授學者多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靜齋之門蓋以韜仲之孫而受學于靜齋者也

靜齋門人

熊竹谷先生慶胄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希泌講友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別見潛庵學案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古心門人

州判趙元道先生介如

趙介如字元道浮梁人從江古心遊其學靜深有本登寶祐進

士通判饒州元起爲雙溪書院山長從者甚衆 參江西人物志

月淵門人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小陽家學

陽以齋先生恪

陽恪號以齋蜀人理宗三十九年爲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浯俊晏氏淵先生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 參張氏春王正月考

梓材謹案先生爲小陽先生之子史靜淸師之見宋史史彌鞏傳然向之述學派者皆以靜淸爲大小陽之傳

小陽門人

教授史靜清先生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禮部韓先生居仁

韓居仁字君美本開封人也後居明州仕至禮部郎中學于小陽先生嘗官慶元經歷講學甚醇本堂謂其指易之全體大用以祛破碎脈詩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又極稱儒術吏治有惠政于慶元嘗周視城渠水脈疏之論之既西至它山于堰于閘完故立新迄無旱澇之患深寧王尙書序其事而尤與程敬叔相契 補

德遠家學

參議黃四如先生仲元

黃仲元字善甫涵江山長績之子咸淳中登第陞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除武學諭太常博士兼閩廣宣撫司機宜改國子主簿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不赴宋亡改其名曰淵字天叟又改其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贅翁彥安爲稱窮居稽古深入理奧率以向上自處不忝其父年八十二卒有四如講稿經史辨疑四如文稿 參姓譜

德遠門人

推官鄭先生獻翁

鄭獻翁字帝臣莆田人從黃德遠遊咸淳初登第仕至漳州推官元既改物與仲元諸人俱以宿儒爲郡人模範

省之家學

參政趙格齋先生順孫

趙順孫字和仲括蒼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雷學于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先生既長謂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于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淳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雷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時致戒時帑藏朽乏而人主不知汰侈日甚先生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眞宗常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諸司條具以聞又言內廷之帑

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
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儆之以革習諛之風乞召洪天
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
陽守道呂大圭劾龔日升昏鄙美人楊氏父死甫踰旬進封淑
妃先生言當念其奪義之戚請以期年雖不從而竟得過卒哭
者久之謝堂與其弟㙺皆以戚畹驕橫先生力言之堂免侍從
㙺以節度使罷奉朝請度宗雖重先生而賈似道方當國先生
累陳買田變楮之弊又劾罷其姪廣德守蕃世似道怒甚先生
丐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之建議毀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
玉清昭應如王旦者否似道益怒上章乞骸先生亦丐去除吏
部侍郎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先生猶不自安求去益力

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以夏初即徵民租先生爲設法糴二千萬斛以入庾而豫徵之法以免築學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晉尙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因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至無日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此書生腐語耳六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權參政八年同知院事兼參政馬丞相廷鸞去位度宗欲用先生爲右揆兼元樞先生歎曰吾其爲張悌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

起爲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爲州民代輸稅錢四十餘萬知時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思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補

萬菊門人

黃草窗先生智孫

黃智孫字常甫休寧人稱草窗先生學于萬菊滕氏而定宇之師也補

梓材謹案汪氏炎昶狀陳定宇行畧云後從鄉先生黃公常甫遊黃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是先生爲萬菊弟子之證亦可知萬菊爲二滕後人蓋卽安仁令云

草窗同調

陳復齋先生源長

陳源長字復之休寧人定宇之父也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生下帷之風參定宇集附録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嚴長晚年更名源長從學者號之曰復齋見定宇所述先世事畧

子善所傳

陳西山先生紹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行可門人

翰林張先生諒

張先生貢合傳

張諒字子京建安人與弟貢學易于邱行可著經史事類書澤三十卷後贈翰林應奉文字貢字壯夫

賢良鄭翠屏先生儀孫

鄭儀孫建安人號翠屏從鄭行可學易咸淳中以賢良舉少帝北行先生退而著書作易說大學中庸章句史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郡守吳某率幕屬迎于學師事之

蟠松家學 劉李五傳

孝子后先生定子

后定子字安叔義烏人一齋子端愨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先生奉養不倦無慍色者三十年 參兩浙名賢錄

蟠松門人

國學陳巖翁先生取青

陳取青東陽人受學后一齋慷慨有志節子樵 百家記

雲濠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云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中葉來徙邑之太平里先生國學進士與聞考亭之學自號閒巖翁

文獻黃文貞先生溍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先生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于四方登延祐進士第累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懃出金織紋段賜之陞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

始得謝南還卒年八十一累贈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先生天資介特在外唯以清白爲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于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訓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槀二十五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石氏門人宋濂狀先生行實言其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大學內舍劉應龜見而歎之因留受業又從仙華山隱者方鳳遊是先生又爲劉氏方氏門人也楊鐵崖誌其墓云與其徒私謚曰文貞先生

巖翁同調

隱君李復菴先生直方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少以世業治尙書舉進士不第退治河洛之學宋末隱居教授其受業弟子陳樵與胡濙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貧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參金華先民傳

雲濠謹案隆慶東陽志載先生一名幼直字艮佐爲人沈毅方介又言其所著書百餘篇皆未竟惟易象數解爲全書至元中錄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其家則焚且久矣金華府志云學者稱復菴先生

元道門人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別見雙峯學案

右丞燕先生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建昌人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運師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元世祖既平江南帥臣板授同知贛州事後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累拜江浙湖廣行省右丞召還朝以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爲宋禮部侍郎肅七世孫與汪東山爲同門友亦趙氏弟子也著有五峯集十五卷見程雪樓所作神道碑

卓囱門人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陳櫟字壽翁一字定宇晚稱東阜老人徽之休寧人學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百一易畧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時

雙湖東阜最稱宿儒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先生性孝友剛介日用之間動中禮法善誘學者江東士人就學草廬者盡遣而歸先生年八十三卒 修

梓材謹案汪氏爲定宇行狀云其爲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黄常甫遊

定宇文集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于道道本于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畧等事雖不同而同于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于敬求道于心之敬求道于治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于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遺逸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

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書傳纂疏序

程松谷先生顯道

程顯道號松谷婺源人也有孝經衍義嘗刲股救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于墓書衕愼二字于扁疏食終三年定宇以爲不言躬行之士亦草窗弟子也補

復齋家學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見上草窗門人

翠屏門人

知事張先生復

張復字伯陽建安人仕元爲建寧路知事師事鄭翠屏學易得邱氏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十四卷

儀翁家學 劉李六傳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陳樵字君采取青之子好以鹿皮爲衣自號鹿皮子先生學于家庭又從李直方受五經大義性沈敏嗜學獨取遺經精思邃四十年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白山大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未經道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圭齋輩皆向慕以爲不可及宋潛溪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子 百家記

文貞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晉卿元政亂先生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嚴並薦不報隱靑巖山著書明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擢翰林侍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諸書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參人物考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夷白先生基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也黃晉卿高弟學者稱夷白先生補

隱君劉詩村先生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學正蔣先生允升

蔣允升字季高東陽人貞節先生元之子也幼穎異長益自力于學貞節性嚴毅教訓甚篤延方先生麟李先生亦于家爲之師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悉得于耳提而命而會其指歸貞節與兩先生繼歿先生束書入懷歸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會黃侍講致政家居先生爰登其門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卒年二十九所著有時敏齋集 參王忠文集

梓材謹案宋潛溪志貞節墓言先生嘗從黃文獻公遊有文川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

都事高則誠先生明 附弟誠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自少以博學稱一日歎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爲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屬文操筆立就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數忤權貴謝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經慶元方氏竊據強留幕下力辭不從卧病卒所著有柔克齋集二十卷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高氏兩難 參姓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東海趙汸嘗稱其學博而深才高而贍隆慶東陽志則稱其從烏傷黃文獻遊亦黃氏門人也

復庵門人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見上艤翁家學

徵君胡蕉廱先生淡 附門人李思齊徐鎬胡太和

胡滾字景雲號蔗庵東陽人與陳樵陳士允從李直方遊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邃文章典雅長于詩賦尤善表啟其詩似李長吉有元一代作者鹿皮子外惟景雲氏家居授徒李思齊徐鏞胡太和皆從之遊生平篤于實行動必以禮言論風采師表一時朱編修廉稱為隱君子洪武初以薦授史館命已下卒所著有滄鳴集參東陽縣志

陳先生士允

陳士允東陽人從李直方遊為人古樸迂遠不趨勢利閉戶讀書深明易旨尤慮學者未易讀程朱傳義迺輯諸家所著為集註同上

定宇門人

隱君倪道川先生士毅

倪士毅字仲宏隱居徽州祁門山定宇陳氏弟子也學者稱爲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于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故夥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東山汪環谷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爲詮解于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于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眞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放而成之格齋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爲明備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環谷爲之序修

朱子綱目凡例序

朱子綱目之作權度精切而筆削謹嚴先輩論之詳矣贇不待贅惟凡例世尙罕傳學者于書法有未窺其要者至元後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歸自泗濱明年春出其所錄之本謂得于趙公繼淸質翁之子嘉績凝始獲披閱遂節錄之暇日詳觀因轉相傳錄而不能無小誤惜未有他本以參校乃隨所可知正其錯簡二條漏誤衍文共三十餘字以寄建安劉叔簡錦文刊之坊中與四方學者共之又記昔受學于先師陳定宇先生時得李氏綱目論一篇實能發朱子此書之大旨而見者亦少今併錄以附于後蓋凡例當與綱目並行而李氏綱目論當與尹氏綱目發明並行若綱目及尹氏之書皆盛行矣故願以是二書

循傳之苟能相與講習則朱子繼春秋之筆煥然以明其于世敎豈曰小補

學士宋楓林先生升

程先生存合傳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從定宇學又師黄楚望五經皆有旁註而易尤詳别有前圖二卷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盜起隱石門雲深案先生明徵爲侍講學士又同邑程存亦定宇弟子著太極圖說修

易前圖說

案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以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敎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

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

意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于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眞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一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

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閒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盡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于此詩過字逢字翫而未審訣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圖之後云 三十

六宮圖說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

乙癸陰曰坤納之也其閒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于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于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于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于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

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于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于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昏朏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心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概約畧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八卦納甲圖說

葉先生大有

葉大有字謙甫定宇之甥嘗稱其入有悟門其進有實地補

吳先生彬

吳彬字仲文定宇之甥其問答見定宇集補

則誠門人劉李七傳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終

嶽麓諸儒學案表

胡大時

彭龜年

子欽

孫汯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子鉉

吳獵

游九言

劉宰

黃復

王遂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黃從周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節夫

游九功

周奭

趙善佐

顏克己

吳倫

蔣復

陳琦

鍾如愚

張巽 父寓

王居仁

趙方

子范

子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子強

鍾炤之

蔣元夫

沈有開

曾撙

父信道

宋文仲

宋剛仲

吳儆

曹集

蘇權——子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去非——從子端朝

謝用賓

蕭佐

李壁——高崇別見鶴山學案

李道

劉強學

宋甡——子自適

潘友端

並南軒門人五峯劉氏王氏紫巖再傳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得仝三傳

二程元城子
文四傳

#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 嶽麓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節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與下卷皆南軒學派惟是卷多受學湖湘下卷則講學蜀中爲異耳

### 南軒門人　胡劉再傳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崇安人五峯季子雲濠案序錄嶽麓巨子胡盤谷當即先生南軒從學于五峯先生從學于南軒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于朱子問難不遺餘力或說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爲荆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稱相得云

梓材謹案先生與周允升宋深之相聚從戴監廟遊見朱子答深之書是先生又及岷隱之門矣

湖南答問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

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有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于日用動靜之閒有咈戾處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眞得聖賢用功緊要處但其閒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于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

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饜飫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于尤悔其功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尤悔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尤悔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卻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

于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于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

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卻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于天者蓋無

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于廣聞見而已須精心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于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諭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于一偏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

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于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學者問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于物者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于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爾樂記固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

以感物而動爲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人化于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于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附錄

南軒答季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

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云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淸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爲太學博士累轉兼嘉王府直講除起居舍人寧宗立遷中書舍人尋壓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于各

條之下者卽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卽此理之存達道者卽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雲濠案先生著有止堂集二十卷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請聖賢致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焞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畧復鬱林言于焞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

焞乃大會將士録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接六州八縣盡平磔接于市胎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焞責刑獄司佚捕轉運司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幷中焞且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焞上疏爭之先生適以憂去焞亦改鎮湖北刑漕二司遂劾先生左遷幷及焞罷之焞亦尋卒先生服闋上書爲焞訟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焞乃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溆浦令以焞冤未白不行趙雄林栗趣之乃赴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焞之義桂陽荒政之勣召赴都堂審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

而委兵民于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何踐之報畀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傚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于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于幾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于外亦未保其恬然于內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姜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臨霰秋九月率三館之士請過重華宮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不于此時問安上壽何以慰二宮之心五年春白

宰相乞召朱子楊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請過宮又自上疏極言之不報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于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俄除御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曰居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㝡殿以徹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强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韓侂胄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有詔侍從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先生上疏畧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

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大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閒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豫徐爲祗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札日盛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畀祠祿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閒輕易快意熹駮史浩諡集議孝廟配享先生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

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外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于是學禁正興先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知鄂州尋以戶部員外郞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諜知增戍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場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衞府庫且謂金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宜有儲峙乃幷輸湖南米于襄陽得五十萬石芻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又儲

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遼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爲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閏月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于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節收人才蒐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葺險要廣召募明閒諜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成于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閒探擇近臣授之節制祇前請加贈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搖佽胄方鋭意覬期用兵弗善也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黃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荆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鑾內湖通濟

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又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滙于沙市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灌注其後金人東至竟陵北窺荊門而不敢窺江陵者以此又請募茶商水手調荊岦鼎澧義勇防城是冬金人犯襄陽先生謂襄失則郢重郢重則荊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襄陽德安乃以二千人援郢以一千三百人會百頃義勇千人援襄陽有詔節制軍馬金人迫竟陵遣張榮以八百人援之又招神馬陂潰軍得萬人以三千人援襄陽以八百人援德安有詔除寶謨閣待制京湖

宣撫使竟陵將魏友諒乞濟師以一千五百人應之又遣竟彥珍金安世各將五百人駐龍涴灘又使馬瑾以一千四百人再援竟陵遣應城將董逵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四千人守荆門張榮敗死于竟陵金人圍郢而吳曦反書至會魏公鶴山罷官歸道出江陵先生留爲參議官委以西事募死士入郢令王宗廉以死守而調諸軍分道夾擊始解郢州之圍乃督諸軍自京山進援德安而自黃陂約山砦諸軍進解襄陽之圍始爲西討之計以軍扼秭歸巫山立柵石門控均房之險轉夔峽之粟以待王師又募得衛士趙師濟令往說夔州僞帥祿禧于是寧宗除先生刑部侍郎手詔付以西討之事而安丙誅曦露布至夔州亦誅禧先生並上其功請厚其賞當事之般荆湖人情岌

岌微先生支拄之事且殆寧宗乃復以手詔令先生諭蜀且商善後之事自輿趙汭與安丙定議區畫分屯首奏楊震仲死節李好義有大功皆應賜謚立祠劾蔣介不忠將歸報會除敷文閣直學士郎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九人去官二十三人受僞命九人又上人材五十二人請養成之以爲異日用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畧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于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八十萬緡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尚存二百餘萬緡酒課在建炎一百四十萬緡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今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茶產本無幾元豐紹興增倍以來今

二百餘萬緡布估不過六州天聖時每疋給以本錢建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一百三十七萬緡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云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已增倍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吳之變總取之積耗于安賞關外轉輸焚毁殆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畢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絕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

奠濟顧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不知時宜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惻怛愛民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行下宣制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于斯時不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于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先生以蜀之楮幣舊號交子隨閏更易曰兌界役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使總領所共請以祭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于利州收兌人情皇駭先生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餉臣不諧有詔召赴行在會羌人

寇邊尋請降先生謂但須增戍防守而安丙必欲擊之反敗自是與丙亦不諧次年東歸荆之士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先生嘆曰吾昔守此正南國未解西禍又作嘗指天誓心幸得濟事即幅巾歸里今又累年矣乃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而臺臣乘閒論之落職尋奉祠次年卒詔復學士謚文定恩䘏如制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盛氣矜色鬬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盡徐察之有善不翅己出其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絕每旦即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日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參攷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閒舉

酒一二觴夜漏數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曰近日圖維國事善責于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修

祖望謹案先生昃齋集六十卷今無存者宋史本傳甚畧不足以詳其本末如先生者有得于宜公求仁之學而施之于經綸之大者非區區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則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極其施焉

文淸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覘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

苗八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諡文清先生始學于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參閩書

梓材謹案南軒文集答先生問忠信禮條先生自名九思朱子文集答先生三書句注九言蓋一原名一改名爾

雲濠謹案謝山跋蠡山游文清公默齋題名云默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

附錄

劉漫堂吳氏義堂記曰默齋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若水盈科而後進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補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用蔭補官嘉定中與元失利先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失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先生淸愼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

受齋先生寶祐中謚莊簡參姓譜

鄉舉周飲齋先生奭

周奭字允升湘鄉人乾道閒鄉薦再舉不第南軒問天與太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太極性也性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飲齋

梓材謹案先生又及戴岷隱之門說見胡季隨傳後

知州趙先生善佐

趙善佐字佐卿邵武人以宗室子授將樂丞累官知泰州常德府贛州卒官雲濠案先生別傳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著妄費公帑干請無所應在贛踰年卒民哀思之著有易疑問答先生嘗受學于南軒亦嘗從朱子遊修

胡先生克己

簡克己南海人不求仕進

吳先生倫

吳倫字子常零陵人也南軒帥江陵以先生從臨終謂先生曰蟬蛻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補

蔣淡巖先生復

蔣復字汝行零陵人隱居東山介然自守非其人不與交也所著有淡巖文集零陵之從南軒者先生與吳倫最有名修

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張于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進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簿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襟有血掠訊誣伏

先生疑之診尸得死者襦書曰羅仲美乃懸之衛有見之者曰吾子也與吾族子餘皆商今乃死邪先生卽命逮餘一訊而服蓋仲美貲倍于餘以此致死而驛卒乃得白南軒帥桂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先生令修圉而飼之瘠者止頁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遷贛縣丞政最知興國縣留衛公帥蜀辟爲機宜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權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因以爲弊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賂不易蜀之民爲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士之廩給當折物爲錢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關之半絹之估則與元得西和州三之

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用他州之估者衛公憂之謀于先生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蜀人大說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論者惜之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修

祖望謹案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其最顯者爲吳畏齋游默齋而克齋亦其流亞云

附錄

□□□曰陳擇之通曉民事但講論多有成說爲礙

山長鍾先生如愚

鍾如愚字師顏湘潭人南軒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

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監南嶽廟

張錦溪先生巽 父寓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知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道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晝一工夫臨別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喜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于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予所聞所知尚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進士王先生居仁

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襲蓋卿同學于南軒登進士補

忠肅趙先生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早從南軒學梓材案李臨川先生敘南軒弟子謂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見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攷宋史本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于督府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是明言忠肅爲南軒弟子史傳又言其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書薦爲師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是忠肅又以浚浚爲師矣淳熙中舉進士歷知青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爲名言又知隨州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諜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

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扈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埸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贈太師謚忠肅先生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其歿也人皆惜之先生嘗問相業于劉靜春淸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

教授梁先生子强

梁子强字仁伯不知何所人也南軒高弟嘗官潭州教授補

縣令鍾先生炤之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也紹興進士爲善化尉司教宜陽遷宿松令從南軒遊南軒手書淇澳一章期以學問到則天理明而

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愛敬之補

蔣先生元夫

蔣元夫淸湘人也從南軒遊亦嘗學于象山補

直閣沈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也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嚴州士從之遊者尚少先生首執贄焉時呂成公亦仕嚴曾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艮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于求仁遂謝去文字華藻渙然有得時人罕知之者而先生有以自樂不顧也晚乃奏名上舍敎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至太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爲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進祕書丞先生不事

請謁西衛公與之延之問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于是衛公令先生條具人才僩用之士氣頓奮衛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久而稍稍知之而不悅者遂忌之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寧宗即位先生與于趙忠定公之謀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時嘉邸故宮僚多時時宣入禁中賜坐問國家大事及民間疾苦于是忌者益恐以爲先生輩且大用乃合力相與謀所以排之者首以危語中之先是光宗不肯過宮中外洶洶或傳先生在忠定座云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王軍士庶已擁戴相公先生固未嘗有是言忌者遂摭以入告于是遂得七十餘紙皆忠定賓客也

彭龜年徐誼會三聘與焉且將置獄治之直閣蔡璉所爲也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運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衒于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補

撫幹曾先生撙父信道

曾撙字節夫建昌人其父信道以學問識度爲呂紫微輩推重先生隆興元年進士從南軒遊補

附錄

南軒與曾節夫撫幹書曰左右天資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容氣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

沙或者多疑左右以爲偏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觀焉

縣令宋先生文仲

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弟其知長沙縣時止齋爲漕使將薦之曰具官有通務之才而發于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于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譌有名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稽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于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放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

衡陽人實國士也召赴都堂審察其後不知官位所至補

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剛仲字仲潛文仲弟亦從南軒嘗知高安與兄齊名補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

吳儆初名偁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歷知泰州晦庵南軒東萊龍川棱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善其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章以諗別既又以書相勞于中都先生以親老請祠餘閒與從遊窮經論史考德訂業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爲教卒謚文肅參竹洲集

附錄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南軒門人程篁墩序先生文集言其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畧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

## 知軍曹先生集

曹集不知何所人也其知南康軍時楊誠齋薦之曰具官曹集出世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道以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再列朝班皆在六部不事干謁不肯附麗皆以爲迂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乞均減星子一縣豫買如輟郡廪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南康地褊民貧每歲流徙不絶今皆安集無有愁嘆望賜旌擢以爲良吏愛民之勸誠齋是疏所薦三人其一爲王道夫其一爲徐居厚而先生參之賢可知矣因嘆南軒弟子脫落者蓋不止十七也

補

知州蘇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洮官賓州因學于南軒淳熙中登第歷梧州推官調福州教授改秩知餘干縣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補

通判周先生去非

周去非者永嘉人浮沚先生族孫也學于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答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補

法曹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也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論顏錄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

替以特奏名任橫州法曹補

蕭定夫先生佐

蕭佐字定夫湘鄉人也其父爲黎才翁壻故從五峯胡氏學而于張宣公爲同門先生因受業于宣公授以居敬之旨朱子帥長沙先生以進德之說請益曰守先師之訓十五年矣今見先生如見先師也鶴山嘗爲作師友堂銘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李壁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先生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益公見而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朝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

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先生先生還與張異詞啗是進政府云云是先生附和平原以致顯要令人歎文字之爲虛車然其爭邱宗卿之賢用張威以平寇亂雖功不足掩罪而知人之明則不容沒也嘉定時卒諡文懿先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于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閒書百五十卷先生父子與弟文肅壁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文懿有雁湖集消塵錄臨汝閒書百餘卷

梓材謹案眞西山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

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爲宣公成就之侍郎謂文肅參政即先生也據此則在南軒門者不獨文肅矣

附錄

□□□曰大參鼇背海內硯氣方其壯年鋭于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于大義無媿中閒維持善類破除姦黨厥功不細至于淹貫古今臨事商搉憂國憂君一飯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幾希補

文肅李悅齋先生埴

李埴字季允丹稜人文簡第七子也學者稱爲悅齋先生文簡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與先生最達受業于樓迂齋劉靜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鋭南軒戒以勿急于求成自是循序而進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試爲館職

廷對忠讜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嘗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先生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戢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先生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黃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强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先生以諸軍皆因烏合之衆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于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脩然先生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能請罷詔知遂寧府遂寧故文簡文懿所治有遺愛聞先生至日吾舊郎君也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先生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

塘劉文清公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爲議以分責尙謹㫋哉然先生以安靜鎭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尙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梓材案先生以嘉熙二年卒淳祐在嘉熙之後當是端平元年故其次年詔議胡孫邵歐周馬蘇張二程十人從祀孔子廟廷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謚文肅先生父子兄弟以文章著眉人比之三蘇後溪劉文節公爲老泉請賜謚雁湖助之故得一字之典曰文或謂先生曰吾子即他日之卯君也然先生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于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蓋元祐有洛蜀之爭二

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後溪與先生兄弟出鶴山繼之遂合其統焉時蜀有張福之亂遂制使肰總領剿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先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先生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隍堞設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厲賊覘知有備取他道去先生之兄文懿守遂亦盛爲禦賊之計用是以困賊使自斃而戍都亦以此得安城西牛頭山極險先生謂叔遠曰昔者相里貰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于城外邪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恐從蔣氏所藏稾底錄入

附錄

口口口日侍郎疇昔立朝稍稍附致則立致卿相在鄂渚日置
是非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凛然可謂不媿出處之義者

補

祖望謹案時季允以鄂州制置副使改知遂寧尋改四川
制置遂寧張巖所舊治也又案時漫堂薦荆門張元簡荆
湖機幕羅愚文恭子

運判劉退庵先生强學

劉强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也刑部侍郎穎之子侍郎受知張
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爲友其後嶽麓之敎大興宣公帥泉州
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既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
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饑

民嘯聚爲亂向多以招安得官者姦宄益熾之至是復嘯聚先生大發粟賑之而僇其幸亂始禍者建祠以祀周程以近思錄教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嘗曰今吏多刓法以活人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冤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也豈辟以止辟之意故先生于獄事最盡心焉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其于仕宦泊如也補

鹽事宋西園先生甡 別子自適

宋甡字茂叔金華人也初從呂成公學論通鑑貫穿不窮成公大奇之已而學于宣公卓然自立成紹熙進士主高安簿江西帥漕如王公藺耶公宗尤公袤皆重之引爲上客耶公使金引

爲書狀官歸除融州掾秩滿辟爲廣西監事司主管官諸司亦皆拭目待之周益公稱之曰茂叔氣象和平論議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其于經史皆究本原年四十餘卒官君子惜之先生雅工爲詩嘗答放翁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卻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問窮通西山謂先生詩之閒淡蓋亦得之宣公者多子自適字亦佳補

學博潘先生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年十七即從張呂補

雲濠謹案會稽續志載先生淳熙甲辰進士爲太學博士

彭氏家學胡劉三傳

知州彭澹齋先生欽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箴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畧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負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于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尋乞外通判嘉興移潭州所至監司皆薦之而京西制使趙方尤力差知峽州練軍實議閒諜戮盜魁正祀典卒爲忌者所中被劾奉祠鶴山魏文靖公深惜之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瀞齋自鏡一卷愛蓮堂官

箴一卷 補

直閣彭先生鉉

彭鉉字仲誠忠肅次子以父澤錄用嘗爲寧都幹辦累知贛州蠲逋賦二十萬擢直寶謨閣湖南漕所著臨川可否錄備寇議事錄 參臨江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于南軒學案卷端劄記云廣東提刑彭鉉卽仲誠否

彭先生汯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游氏門人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也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眞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程等書才得考試先生喟然歎

日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諡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集語錄行世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宋史有傳顧不詳其學術之源流潤州舊志則曰先生與王正肅遂同受學勉齋于考之乃默齋游氏弟子非勉齋也先生少志伊洛之學其時丹陽有實文卿兄弟湯叔永皆嘗從晦翁遊從之講習顧未嘗稱弟子及與周南仲爲同年又從之問水心之學至于慈湖則雖未嘗登門而亦究心于其說最後尉江寧乃得默齋而師之然則先生當爲南軒再傳也先生文集序中俱是觀先鵠與說過不知何故

生于默齋稱夫子于勉齋稱丈則可見矣宋史又畧其諫史鄭二相之大節而序其任卹之小事不知何以草率至此時朝臣喬行簡等皆薦之禮部侍郎袁燮又舉先生自代史彌堅奉祠家居亦薦之

祖望又案漫塘本有語錄十卷吳禮部師道嘗跋之而惜文集之不得見今予得見其前集而遍求語錄未有得也漫塘尙有後集幷京口耆舊傳今亦亡

漫塘文集

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奧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來諭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止于至善則妄去矣如何 回縣主簿

世閒無求于人亦有兩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眞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屏處 回趙御幹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紆朱不能終日者窮達果安在哉 回鄭上舍

世道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閒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畫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華意行之少有長慮卻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後日之事亦非計之得也抑嘗讀黃叔度郭林宗傳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 回友

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須要不到此地乃得 回友

惟今之士巧于進而拙于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回袁大著甫

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于榮進胃于貨賄否則喔咿嚅唲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通徐申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贈王實齋

口口口焉而不口口口口無謂去口口而不計後來贈權溧水張佳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善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師魏以扶弱抑強爲事其守京口

小人識其意衣敝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譌于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此皆立說之過立說之過如綏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因循于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于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或至于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汲汲于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吾拳拳于別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而行之則吏不能竊民不能乘 政說

古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敘于天四端之根于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効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于天理之自然本于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

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獻馘必于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問過矣　梁縣學記

祭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死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于鬼神以疑衆而可乞靈乎否也　新淦縣社壇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漫塘文集二十二條今移爲附錄一條又爲游默齋附錄一條王實齋附錄一條又一條爲黃敎授立傳于後又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嶽麓諸儒一條移入槐堂諸儒一條移入鶴山學案一條

附錄

辭通判建康謝史丞相書云宰荷大丞相特達之知而病槩其

足惟大丞相曲貸之重受生成之賜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竊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于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導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溫席晚歲熊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顒顒謂且留相天子曾未幾時卽榮衮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于人臣德業勳勞傳于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于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勛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夫嘗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常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

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萬世之下歆豔嘆慕以爲不可及今議不出此而惟狃目前咈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縻之以爵祿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于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宰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憂不入其心每欲持此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直致其辭者寡輒因敘謝裁具申獻儻幸致座側時一致思是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宰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宰亦有悔不及矣大丞相果

能從赤松之遊尋綠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裋褐拜謁道左以自附于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

祖望謹案彌遠遜詞答之

除太常丞謝鄭丞相云宰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于陶成惟少殫于忠告不可失者惟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府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需已稟乎乏爨之憂况遲之經久之給誘曰及此閒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提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鬨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偷度可知宜敕臨邊之臣先為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

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況建議者甫離唇吻之間而閉謀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飭謹隄防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

祖望謹案時淸之先以書勸行先生答之

既喪師先生貽書李尚書壁曰三京之入但乘其虛頒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方之知邪

先生志夫人墓曰予繼室梁氏家故奉佛其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予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怳若有悟自是遂絶

蒙齋袁正肅公銘墓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謹坐之廟堂可以

濟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

正肅王實齋先生遂

王遂字去非號實齋金壇人嘉泰初進士爲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遷右正言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召還特權工部尚書先生與劉漫塘宰素同志漫塘嘗稱先生爲文雄健無世俗浮靡之氣云卒諡正肅參姓譜

祖望謹案實齋本字穎叔西山改爲去非其云勉齋弟子亦非也

附錄

劉漫塘送王穎叔官富陽曰穎叔尚論古人今且親至坡仙眠后之地予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好

譏爲穎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繩墨未免小異于程門爲穎叔戒

竇先生從周 別見瀹洲諸儒學案

鄭先生節夫

鄭節夫嘗往從游默齋遊劉漫塘送之曰予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竇在帥幕將別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予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不之重亦不之責苟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乃能是故易好人則一言一動皆常中節曰是固應耳苟一涉于疑似之閒則責備至矣故難如節夫者信爲好人而不爲游夫子之所憂者乎 補

附錄

陳北溪與書曰知爲四明之行彼持敬苦行一節誠可欽羨然所持者只是一箇死敬所苦者只是一箇死行只是禪家宗派己易數千言無一句是嚴陵詹郎中乃其朋儕九峯寺僧惠覺者詹郎中悟道時嘗造請證印得朝聞夕死一言不勝欣榮其平日從遊趨向如此願三思焉

又答趙季仁書曰載伯話別道及節夫已求書爲四明之行可謂狂妄載伯又說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全是禪宗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錄上添一位耳若說去聖千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見其無忌憚之甚一大笑也

趙氏家學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蘇氏家學

蘇先生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氏家學

忠文周先生端朝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于仲父去非得南軒之傳已而學于蔡行之于百氏無不通尤熟于典故又學于葉水心又嘗學于劉後溪趙昌甫或以爲晦翁弟子者非也趙忠定公去國天爲雨血京師人以盆盎貯之殷然先生爲太學生帥其儕叩麗正門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先生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于衢

州已亥半道侂胄矯旨再入大理先生自分必死果百輩拷掠欲斃之然卒不死復聽讀于信州從章泉遊已而押歸本貫尋有詔聽自便侂胄終忌之先生避之入蜀從後溪遊盡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侂胄誅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爲國錄先生性介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先生曰暮矣來朝于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錄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于姻亞之力先生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嫺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先生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于臺罷先生所居官于是終彌遠之世二十三年浮沈下吏復入爲國博不十年至侍從端平開

遏力爭之于是丐去論者謂先生一不合于侂胄再不合于彌遠三不合于清之雖官至九列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負郭田五十畝捐以與兄其卒也諡忠文修

李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 別見鶴山學案

劉氏門人 胡劉四傳

教授黃先生復

黃復官高郵教授嘗請學于漫塘漫塘答其書曰今人患在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口誦堯舜行如市人得喪分于目前而惑取舍定于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忌相傾相詐而不知恥則雖曰從先生長者遊不過如先朝邢恕輩是亦小人而已執事有

志斯道而例及于衰孱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將觀焉補

王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霞別爲東發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終